

奇侠司马洛

冯嘉 著

3

系列故事堂堂登场。

享有城市猎人之称的奇侠司马洛

他活龙活现 不但身手不凡
更是罪恶的剋星

魔洞
黑马
钻石
暴走
皇后
战神



目 录

魔 洞 (1)

一颗不祥宝石，令司马洛的老友不幸死亡。他得到了老友宝石之藏宝图，引起他的冒险兴趣。

被弃置多年的矿洞，洞道纵横交错，内里蝉无天日，阴森恐怖。司马洛却因探索宝藏，竟被人暗中堵塞洞口，困于洞穴进退不得；他孤立无援，仿如置身魔域险境。

突然，司马洛手中的探测器发生强烈反应，他正感狐疑之际，赫然发现一群怪形生物，正准备对他袭击……如此紧急关头，他能否逃出生天？这些怪物生存于藏宝之处是否有着不寻常之关连？故事离奇诡异，使人胆颤心惊！

黑 马 (145)

“黑马”并不是一匹马，但其重量、色泽、品质却直接或间接影响着不少人。

“黑马”，是一帮毒贩用以作为海洛英的代号，他们正进行一项大交易。

奇侠司马洛正受S组织委托要消灭“黑马”及牵涉的组织。正邪两股势力展开龙争虎斗。

暴走战神 (275)

飞车党成员在社会上横行霸道、无恶不作。奇侠司马洛深入虎穴，发现这是由世界改良协进会控制的。这个组织在研究创造一批新的人种，这个企图改造人类的计划能实现吗？后果如何？

同时极富有正义感及聪明的年轻孤儿战神与女逃犯妮莉，皆嫉恶

如仇，一起追杀飞车党罪犯，他们曾有过快乐的一段情，但可惜最终被迫离开了这个世界。到底这是谁的过错？

故事曲折离奇，引人入胜，打斗场面精彩。

钻石皇后 (375)

杀人手法几乎是完全一样，喉咙被割破，钻石饰物被盗，且有一张钻石皇后扑克牌留在死者身边。一连几宗，死因与现场皆相同，警方与奇侠司马洛都为此而束手无策。

行凶的真正目的并不明显，凶手目的是什么？杀人狂？钻石？或是向警方挑战？

魔洞

步步惊心

司马洛正在跌下去。

那是一个矿穴，垂直向下，好像一口大井一样，但却是非常之深。他知道有几百呎深。

这下面很黑暗，他也看不见两旁的洞壁迅速向上升，只是看见头上那个洞口，其上的一片蓝色的天空越缩越小，即是他跌得很快。

一个人正在跌时是很慌乱的，不过好在他是司马洛，头脑特别灵活而且经验丰富。

但是如何解决这问题呢？

他只能尽量利用身边仍然有的条件。

他刚才正在沿绳爬下来的，用的乃是爬山的工具；但是绳子却忽然之间断掉了，他就跌下来。

他有爬山的工具。

现在，他就从身上拉出了其中一只爬山用的三叉钩子，柄上是连着一捆绳子而搭在背上的。他就把这只三叉钩子一丢了出去。

他希望这钩子可以勾住一些突出的石头。

假如他是正在爬山而跌下的话，这样做而希望成功的机会就并不高。

但这里是一个矿穴，周围的空位很有限，而且矿穴的洞壁又是开得很随便的，并没有将之弄到平滑的，因此几乎一定可以勾得住一块石头，问题是能不能吊住他。

果然勾住了，司马洛执紧那绳子，但并不是绝对执紧，而是一面让绳

子通过他的手溜出去；一面逐步地执紧，使下跌之势尽可能放缓。否则，猛的一扯，可能他的手臂也会给扯得脱骱。

当然，绳子这样飞快地滑过手掌而溜出去，是很容易把手的皮肉扯破的。有些钓大鱼的人钩着大鳃而不小心，就会给鱼丝擦伤得见骨。

不过他有爬山的设备，就亦戴有手套。

手套就可以保护住他的手上皮肉，不过那摩擦之力，亦使他这手套热得就像火烧似的了。

终于，司马洛把绳子执紧了，他便停了下来，这仍然是使绳子猛的一扯。绳子是不会断的，而钩子亦是不会断的，因为这些乃是作爬山用的东西，可以承受很大的重量。

问题就是钩子勾住的地方又是否能承受得起这重量，因为那并不是他所能选择的地方，而是碰运气而已。假如钩子勾住的石头是松的，那么石头就会脱下来，而他就会又跌下去！

但是司马洛的运气甚佳，他并没有跌下去。钩子是勾住了，而且也勾稳了。

他的全身都冒了冷汗，就像他是刚刚淋过水似的。

但是他仍然没有忘记大叫一声，跟着忽然停了，就像他是直跌下去，而跌到了底，声音便猝然停止了。

这是因为他并不相信绳子是自己断掉的，因为他在下来之前是检验过了的，而他知道绳子并没有问题。

这一定是有人割断了的。

他还以为自己很安全，把绳子打了一个活结，绕住洞外的一块大石头，垂下洞中，然后拉着绳子沿绳爬下来；但是假如有人走来，把绳子割断，他就会跌下去了。

他就是这样跌了下来。

现在他稳定了，便扶住那粗糙的洞壁。

他的手扳住了，脚也是踏在一些突出来的石头上，有如一只大壁虎似的附在那里。

现在他的危险是暂时过去了。

那只钩子勾住的地方即使是不很稳固，现在承受到的重量也是不大，他不容易再跌下去了。

司马洛暂时却不动，只是伏在那里，望着上面。

此时他才知道他是跌下了多么深的距离。上面洞口那片蓝天是更小了。

他静下来是有理由的。

果然，过了一阵，那洞口就伸出来了一个人头。这就是有人正在从洞口向下面张望。

他知道把绳子弄断的人是一定会望下来的。

这个头很显然就是那个人的了。

但是距离这么高，而且又是背光的，司马洛没有办法看到这个人是谁，他很希望拔枪给这个人一枪，但是他现在的环境不利，虽然有枪但不易拿稳，又是那么高，也不容易瞄准，一枪不中，就不会有第二枪。

而且，也许不只有一个敌人在上面。

暂时，他还是让对方以为他是已经跌死了的好一些。

那个人在上面哈哈大笑起来。笑声在这洞中回响了又回响，就像有许多人在笑。

这使司马洛心中突然一阵狂怒。

但是司马洛仍然忍着。他没有死掉，终于会轮到他笑的。

忽然之间，那笑声却变成了尖叫。

司马洛难以置信地看到那人忽然把整个洞口遮黑了似的，这是因为这人竟扑了进来，就一直往下跌了。

他一面跌就一面尖叫。

司马洛连忙尽可能紧贴在那洞壁上，也尽可能扶紧，以防这人撞着他。他要躲避则是不可能的。他不能向旁移动，假如这人要跌中他，就是跌中他了。

司马洛却真可说运气好，那人并没有跌中他，而是在他的身边擦过，一直跌到了底，而一面也尖叫着，一到了底，尖叫声就忽然停止。

司马洛刚才所扮演的，是发生在这人的身上了。

司马洛全身的汗毛又直竖了起来。

这个人不可能失足跌下来的，似乎是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。他把司马洛的绳子弄断了，使司马洛跌下去，跟着他自己亦被推下来灭口。

司马洛不去顾这个跌下去的人，因为这人是死定了的，他只是维持原来的姿势向上面望！

那个洞口，却没有再伸出一个头来了。

※ ※ ※

后 过了好久之久，司马洛才再恢复动作，他乃是开始向下面爬。

似乎他是应该向上爬的，但是实在又未必是如此，危险可能仍在上面。

头，他不知道上去会遇到什么人，所以他就尝试向下面爬了。

他暂时是假装死掉了，假如明天或入黑之后再爬上去，敌人可能已不在。

而且，他本来就是要到下面去的，现在又为什么不可以下去呢？

于是他就用力猛扯那绳子，他试出了那三叉钩子勾住的地方是甚为坚固可靠的。

这样，他就可以逐步向下爬了。

他仍有很够长的绳子，而向下爬是不难的，不过假如他要爬回地面上去，那就是较为麻烦一些，因为他没有了前端那截绳子，也即是爬到最上面那一截时没有绳子可以拉住，那时就真要使用爬上的方法了。

但他并不是没有能力爬到上面，因此他目前就不去担心这一点了。

他是有备而来的，带着的用具很多。当他这一条绳子也用完了时，他就取出几只钢钉环。这东西就像粗大的钉子，不过钉头是一个环，这个环不是完整的，而是有一个互套的缺口可以让绳子滑入，而穿进环中。

司马洛在那个壁上钉了三个这样的环，把新的绳子套入，由这三个环支持住他的重量，便又再沿着绳子向下面爬。

他望望上面，那洞口是更小了，亦不见有人张望。

他在钉环的时候有声音发出来的，不过相信不要紧，因为时间已经过了这样久，上面的人，也应该已经离开了的。

终于，司马洛就到达了下面了。

这里不是井，而是矿穴，下面也有许多地道向横伸的，所以四通八达。

他首先就是找寻那个跌下来的人。

他开亮了电筒四面照射，他看到了一个人。

他全身都汗毛直竖了起来，虽然他还未看到这个人是谁或是什么模样的。

他立即抬头向上望望。

但是即使不望，他也知道，这人不应是在那个地方的。这人是从上而直跌下来，跌到底，就应该是在一个一定的范围之内。

然而这个人却是深入了一条横伸的地道之内十多呎。

这样跌下来的人，不可能跌到了底还活着，而可以爬走的吧？

他看见的是另一个人？那么，刚才跌下来的人又是何处去了呢？

司马洛再用电筒照清楚。这人是拖着一条血路到了那边的。是跌下来的人，看样子似乎是爬过去了，也未必没有可能是仍有一口气而爬过去

的；但是，这个可能性却是非常之微。这个人是在伏着，似乎是爬的样子。

司马洛小心地走上前去，电筒一直照着这人。看来这人是已经死掉了，一动也不动。

他的电筒再照清楚，冷汗又冒出来了。

这人的两只手已经没有了，就像给什么机器割掉了似的。没有了手，如何爬呢？

难道是有人把他拖过来的？

司马洛的电筒连忙向四面照射，另一只手也就拔出了枪来，以便应变。

他看不到有什么，但这并不表示没有什么。

这里的地底洞穴四通八达，有许多地方都可以让人躲藏起来的。

司马洛用脚把这个人一挑，使他转过身来，又是一阵毛骨悚然，简直快要呕吐出来。

这人已经没有了眼睛。

他这样一跌，当然是不会很好看的，难免会跌得有些血肉模糊；但是也不会这样的，不会两手不见了，亦不会两只眼睛都给挖掉。

这人的眼睛，显然是给挖去了的！

只剩下了眼睛两个洞，跌是不会跌成这个样子的。

司马洛知道这个人是已经死了的。这样高跌下来生存的机会当然是很微了。

双手不见了，双眼也挖去了，可能不死；但是这人颈子的位置正以不可能的角度扭曲着，那就是已经死去了。

颈骨断了，脊柱神经就受到破坏，同时气管亦会受影响，便不能呼吸。一个人不能呼吸，就很快死掉。

也许这人死掉也胜过活着，颈骨既已断掉了，他就即使能救活，也是全身不遂，变成废人一个。

但是那是他的问题，目前司马洛的问题就是：是谁或者是什把这个入拖了进来，把双手取去，又把眼睛亦挖去了呢？

这人既然跌下来颈骨已折断了，就不可能有能力自己爬进来了。因此，一定是被拖进来的。

这似乎不是人类会做的事情。

这下面的矿穴里，究竟有一些什么呢？

司马洛的电筒向周围照了一阵，可没有看见什么，亦听不到有什么声音。

他小心地蹲下来，搜搜这个人的衣袋。

这个人本来是要害他的，他也要知道这人究竟是谁。

他从这人的身上找出了一些证件，看了一眼，就放进了自己的衣袋。

然后，司马洛就思考起来了。

在目前的情形下，似乎他最聪明的做法就是离开这里爬回上面去。他不能在这下面留得太久，他是不能够不睡觉的，而且他的电筒亦有用完电池的时候。

不过，司马洛却是一个胆大而相当固执的人，他到这下面来当然是有一个目的，也当然是有一件事要办的，既然已经下来了，为什么不试办一下他的事情呢？

他从身上取出来了一只很特别的仪器，就像是一只电视机的遥控掣似的，向周围指着，指过了每一个方向。

他看来是要探测一些东西；但是他也显然没有探测到，因为在这仪器上并没有发生什么反应。

他低声咒骂起来，继续向前行。

其实，所谓向前行，也只是随便选一条隧道，沿之而行罢了。这里实在也没有什么前后之分。

他开始深入，也一面继续用那仪器探测，还是没有探到什么。

※ ※ ※

他不久便又退回来了，再选另一隧道，也是作了若干程度的深入，而一面探测着。他亦是没有探到什么。

这样走来走去，他深入过了每一条隧道，都是没有成绩，虽然他的所谓深入也是很浅的。他要走每一矿穴的尽头的话，就要走很远和走很长时间。

他又回到了他下来的地方，再走到那尸体旁边，用电筒照清楚地面。他看到地面有一滴一滴现在已干了的血，成为血路通向前头。

这也是很明显地显示，不论把手和眼睛取去了的是什么东西，确是有此事的，而且也把手和眼睛带走，留下血路。所以血会滴在那个死者爬也应该未爬到的地方。

不过血不多，所以这条路也不长，十呎左右之后就断掉了，因此司马洛不能跟踪这条血路到达那只不知是什么的怪物那里。

司马洛看了一会，决定还是离开这里为佳。

他到这里来，虽然不能肯定这里有一些什么古怪，他却是并不想死。

他认为还是弄清楚了才再来好一些。

现在这个企图谋杀他的人也跌了下来，他知道此人的身份，就可以追查有关这人的一切，也许可以找到这人的同伴，而从这人的同伴身上问出他下来要查的事情，还可能用不着再下来了。

他回到他落地那个地方，就立即觉得有些不对。

太黑暗了。他抬头向上望，又再度汗毛直竖了起来，因为，天空已经不见了！

现在并不是天黑，他望上去是应该可以看到洞口那一块天空的；但是现在他却什么都看不见，只是一片黑暗。

那个洞口已经给盖住了。

司马洛低声咒骂了起来。

这是怎么一回事呢？

显然上面敌人并没有走，他或者他们认为下面有两个死人，就应该把洞口封了。

是怎样封的呢？

假如只是用一些木板之类盖住，他爬上去是可以将之托起，仍然可以逃出去的。

但是假如是给用很重的东西压住，他就毫无办法了。

不过总而言之，他还是必须上去看看。

于是司马洛只好再开始艰苦的旅程，向上面爬上去。

下面一段较容易，因为有绳子可以拉住，但到了他跌下而抛出勾子钩住的地方，再上去就没有那么容易了。

他需要用电筒照着，找好了能扳手踏脚的地方才能爬上去一步。

有时他找不到扳手的地方，就需要用那些有圆的钢钉。不过，这仍是有很大的困难，他不能随便把钉敲进洞壁，以免发出太大的声音让上面的人听到。

他只好用手帕把钉子包住了才放，如此才能够避免发出太大的声音来。

他终于爬到了顶，就发觉他是出不去的。

那洞口是给一片大铁板盖住了。他见过这片大铁板，他来时看到的，是弃在洞口旁边，一架没有了轮子的装载矿石的车子上。有人把这铁板抬过来在洞口一盖，刚好可以遮住。

这铁板是非常重的，一定不只一个人把它搬动，也因此司马洛一个就不能将之搬开了。尤其是他在这下面，根本没有给他发力的地方。

假如是一块木板，即使上面压了石头，他亦可以花一些时间把木板弄穿，就能出去。是铁板，他就毫无办法。他亦不能够从旁边掘一个洞钻出去。这里的洞壁，都是坚实的石头。

敲打这铁板呼救，这亦不是一个好主意。

放这铁板的人以为他死了，虽然没有肯定，亦没有来企图杀他，但假如知道他还没有死，也许就会再设法来把他解决了。

在这种情形之下，司马洛虽然是一个神通广大的人，也仍然是没有办法的。

于是，司马洛没有其他的选择，就只好再回到下面去了。

他又爬下去了。下去是比上来容易得多的，但他仍是采用较难的办法，那就是只在接近洞口的地方留绳子和钉子，一边下去就一边把钉子拔掉。这是为了免得有人把铁板移开向下一望，就会看见有钉子和绳子在那里。

他下了好一段，到了上面望下来看不清楚的地方，才挂好绳子，而沿着绳子滑下去。

他回到了下面，那具尸体仍在，并没有移动过。

他知道在空气方面不成问题，这个地方显然是有空气来源的，因为这里的空气一直都相当清新，并没有污浊感，而且还有气流流动。

这尸体是会腐的，这在目前也不是问题，迟一些也不是问题，他大可以把它埋掉。

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他是始终需要睡觉的。

当他睡着了之后，又会有些什么东西来袭击他呢？假如他的手和双眼是对手最感兴趣的东西，那就绝非一件好事。

司马洛的方法就是先行睡觉。

在他还未疲倦之前先行睡觉，这应该是一个相当好的主意。袭击他的东西，可能会提早来袭击，而他是醒着的。

这是一个改换时间和机会的方法，假如反正是会乘他睡觉的时候到来袭击，那他就不如先睡了。

而且，他的灯又不能用太久，趁着还有电力。

他就是这样把灯放在身前较为远离的地方，而靠在墙壁上，闭上了眼睛。

灯离他远些是好一点，这样就不会抢光，只看见近处。灯远些，他也看得远些。他并不想自己在光而对方在黑。

司马洛这样闭目养神着，一面就想着这件事情的起源。

这事本来是相当简单的。

※ ※ ※

在一个月之前，他有一位旧相识的朋友来找他，带来了一张地图和一颗红宝石。

这是一个他可以信任的朋友。这个人说知道有这么一个地方藏有宝藏，那颗红宝石就是证明。

这地图和红宝石是一个生长在这附近地区的土人所送的。这个朋友救了土人一命，土人就拿出红宝石和地图来相送，作为报答。假如单单是一张地图，那没有什么价值，谁都可以乱画一通；但是，有那颗红宝石又不同了。单单是那颗红宝石就价值不菲，而这里有很多。

这个老朋友却不能亲自来找，因为他又老又弱，已经垂死了，此时正躺在医院中。

那个土人亦说不出藏宝石的所在，因为地图与红宝石是从另一个土人手中得到的，那另一个土人亦已死去，是他的妻子交出的。而这一个土人亦是命不久矣。他用不着这些宝石，所以没有去找。

司马洛那个老朋友则是用得着的。

因为他是城市中人，也是一直都在希望发大达，所以给他是最适合了。

那些土人的看法是不同的。宝石只是装饰品，有一颗已经很好，太多没有用，他们并不想换取这文明世界的财富，而是只希望过简单安逸的生活。土人们亦知道假如拥有大量宝石的话，就会招来大祸，许多人有可能因此对他们实行谋财害命。

就是这样，宝石和地图辗转易手，后来就到了司马洛的手上了。

司马洛那位老友，虽然是很希望发大达，但是他同时亦是有一种喜爱冒险的心理。宝藏是一种很吸引人的东西，他自己虽然没有能力得到，他却不希望就此埋没了，有人能够拿到也是好的，而他心目中的最理想人选就是司马洛。司马洛不是一个偷财的人，但是却最爱冒险。

司马洛对这件事情则是另有看法的。他首先就是奇怪何以这宝石及地图如此不祥，拿到的人都会死去。

不祥的事情，有时不由你不信；但是亦有时却是有科学的解释的。他去医院探过这位年老病弱的朋友几次，也跟医生谈过了，就灵机一触，他就把颗红宝石拿去化验。

这颗红宝石，验出了原来是有很强烈的辐射性的。

这就怪不得藏有它的人，健康都是有问题了。他们患的乃是辐射病。一个人受了强烈辐射性的影响，最可能的病就是患癌。

司马洛就是因为这个老人患癌而有所怀疑的，而在检验过之后，就证明他的怀疑是真的。

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下来的时候要用仪器探测。

他也是因为这个发现而找到了这个藏宝洞的所在的。

这本是一张没头没脑的地图，地点很不清楚，并不知道究竟是什么时代折。一个通入地底的洞，好像是一座井似的，假如是久远以前的话，这个洞就可能已不存在了。

风雨或者地震之类，都是可以使洞给埋掉了的。

但是辐射性却是现代的东西，这使他知道地图不会是太久之物，虽然是绘画在一张很古旧的牛皮上的。

司马洛终于找到了这洞，就是在这个地方，一座弃置了已经五十年的矿场。他用飞机在可能的地方（虽然知道是在这一区，但范围仍是很大）居高临下观察过，终于找到了这里。

附近的地势与地图上所见的完全一样，而在地图上，有一个奇怪的图形，像是一条恐龙的脊骨，这个谜亦解开了，原来乃是一列本来用作工人宿舍的屋子，已经给烧掉了，剩下铁架子，画在牛皮上，便误以为是一副骨头。绘这地图的人本来只是打算自己看看而已，所以才是如此不清不楚。

为什么红宝石会有那么强烈的辐射性呢？司马洛知道有些宝石是会被用辐射线去处理的，被射过了之后，成色与光泽都会好得多，也能卖更高的价钱。但是辐射的强度要有限制，太强就会令持有宝石的人受伤。不过仍然是不必强到如此程度的，因为用到这样强的辐射，宝石的成色和光泽还是不会改善那么多。

这红宝石本身质地已经不差，用辐射去改良是会更好，但是也应该没有人那么笨，会用如此强的辐射，以致红宝石本身亦有了能够伤人的辐射性，这样即使卖得高价，亦是终会被发现的，那时后果就更加不得了。

而且红宝石是在那些土人手中的，那些土人不懂得用科学方法去加工。最先的一颗是从这个洞找到的，这个洞里可能有些问题，也许这下面有一些辐射性的来源？

他来了，又探不到辐射性。难道他找错了地方吗？

照情形看，他应该没有找错，除非这个地方与地图是刚巧相同吧！但这都是很微的机会，也许连百分之一的机会都没有；不过无论如何，这个

地方一定是有些奇怪的，否则就不会有人想把他弄死，而企图弄死的人又死掉了。

※ ※ ※

司马洛靠在那里，胡思乱想了好久，忽然又有了一些不寻常的感觉。不是感觉到有什么，而是感觉到没有什么。

没有什么，什么都没有。

应该有什么呢？

这个地方，最应该有的就是蛇虫鼠蚁，尤其是老鼠。这些东西，在有人活动时就会躲起来；但是现在一切都静下来了，就应该出动了，尤其是有一具尸体伏在那里，而尸体就是食物。

但是没有，什么都没有出现，连蝙蝠都没有。这个地方，也应该是蝙蝠的理想聚居之地。

司马洛感到很奇怪，而且那么静以及什么都没有，亦使他为之毛骨悚然。

后来，事情就发生了。

他放在面前那盏灯发出“轧轧”的响声。他立即把眼皮张开一线，小心地四面望望。

他看不到什么，但是知道是有人或者是有大只的动物接近了。

司马洛是有备而来的，而他的古怪东西很多，这灯就是其中之一。这灯发射一些射线，可以感应到大件的东西移动，一感应到就响起来了。司马洛自己移动则不怕，因为他把对着自己这边的一个部分关了。

现在，这灯响了起来，就是有大件的东西来了。

看不到，可能就躲在转角处。

这声音不够太响，他自己能够辨认，来者则可能是不在意的。

司马洛仍然若无其事地等着。

忽然之间，他听到了一连串咆哮声，跟着就是许多石块飞来。他立即握枪跳了起身。

那些石块却不是掷他，而是掷那盏灯。

那灯被掷中，就破了，熄掉了，于是这个全无光源的地方就立刻陷入了漆黑中。

不过司马洛是仍有另一些用具的。

他立即把额上的防风眼罩拉下来，便可以看见了。

他这眼罩，实在是一副黑光镜，放射黑光，反射回来，镜便感应到，

而出现形象，于是他在漆黑之中亦是可以看到。只不过颜色是与正常光线之下看到的完全不同，倒有些像是看彩色照片的底片。

总之看到就是，他并不是来观赏什么的。

他看到一只水母出现了。

一只水母，在这样一个地方？没有水的地方？

那未必是一只水母，不过看来像是的。

一个大致球形的身子，几只脚都从这身子上伸出来，触着地面，就用这几只脚行走。

没有手臂，不过也很可能这些脚亦是作手臂用的。

司马洛在这样的光线之下，又不辨颜色，实在看不出这是一只什么东西；但是看那形状，则是他从未见过，也不似存在于这世界上的生物。

也因此他的第一个印象就是水母，水母浮在水中，就是差不多这个样子的，只不过这里则是并没有水。

司马洛的手中紧握手枪对着它。

这怪物就发出着咆哮声，慢慢向他走过来。

刚才的石头，看来就是它掷出来的，它显然不喜欢光线，要把光线消灭了才活动。

司马洛并没有开枪，而是另一只手拔出一件东西，一丢丢过去。

这东西又是司马洛带来的其中一件古怪的用具。

好像是一只手榴弹似的，但是爆炸的时候既没有发出响声，亦没有伤人，只是爆出耀眼的光芒，作着短暂的燃烧。就像人们观赏的烟花一样，点着了之后就发出耀眼的火星四射，而发出强光，直到烧完。

这怪物果然是怕光的，立即就给弄得团团转起来，咆哮声亦是更加厉害。光线使它一时之间似乎迷失了方向，最后它一跳跳开了，到了一处有遮掩的地方，那些脚果然也可作手用，就抓起许多石头乱掷。

这些石头掷在那发光的東西上。

这一如刚才那盏灯被掷一样。

只不过现在这东西是掷不熄了，事实这是一种化学物，即使用水淋，亦是淋不熄的。

这使这个怪物甚为狼狈，掷了一阵也无效，就逃进了一个黑暗的隧道口。

司马洛手中的枪并没有发射。他这是一把威力非常强大的手枪，可以在这怪物的身上射穿一个大洞，而且枪嘴上又装上了灭音器，不怕枪声引起震动而致这下面有塌陷的危险——他是有备而来的，他不发射，乃是为

了看清楚些，满足他的好奇心。

现在，这怪物逃掉了，看来，他试出了这怪物乃是怕光的，光可以把它驱走。

司马洛看着那件发光的東西渐渐暗了下去，终于熄灭了，他考虑好不好向那怪物逃走的地方跟着追过去。

他却是因为太注意这怪物而疏忽了另一边。

忽然之间，他感觉到另一边有些不对，有一块石头被推开了的声音，有一件东西搭住了他的肩。他连忙转过来，就吓得差点灵魂亦逃出了躯壳，因为他看到另一只怪物已来到了他的旁边，其中一只手（或脚）搭住了他的肩，一双红灯似的眼睛瞪着他。

这个怪物似乎更大，也许是因为太接近。

假如司马洛若不是戴着那副黑光镜，也不会看到这个怪物的。

他大叫一声，一脚踢出去，那怪物退后了一些；不过却是司马洛自己因为这一踢而飞开了更多。

那个怪物是比他重的。

不过司马洛的力气也是很够，这样一分开，那怪物搭在他肩上的一只手亦脱开了。而且这一次，司马洛也不能再怠慢了。

他跌向后面，倒在地上，手中的枪就立即发射。

枪声给灭声器掩盖了，并不是那么刺耳，但是威力则是未减的。

他一连放了三枪，射中了这怪物，有一枪是射中一条手臂（或腿子），这手臂便断了下来。

另二枪则是射中了那球形的身体。

这强力的子弹把这球形的身体也射得变了形，他看见有一些浆液喷了出来。因为通过黑光镜只是看得到形状，颜色则是分辨不出的，所以司马洛不知道那究竟是不是血，很可能是的。

这个怪物失去了那些浆液，便像一只汽球泄了气似的，亦像是一只装满了液体的大袋子，本来是给那些液体鼓着而胀成球形的，现在液体失去了就扁了。但它似乎是没有骨头的，就这样软了下来，跌在地上，成为没有形状的一团，而仍然在蠕动着。

司马洛相信它是暂时已失去了威力了，但是仍有另外一只，却是威胁性仍甚大的，所以司马洛十分机警，乘势在地上躺平了，两手握着枪高举过头，指着后面，眼睛亦是向后面望。

他是怕那另外一只又从身后偷袭。既然这一个如此，另一个也是可能如此的。

不过情形又并没有如此。那另一只已经失踪了，并没有再出现。司马洛小心地坐起身来。

※ ※ ※

这时，他就可以嗅到那股非常难闻的臭味。

这臭味显然乃是来自那只怪物的。

那个怪物没有破掉的时候就没有那么难闻，否则刚才他就已闻到了。似乎它一破掉了之后，里面流出来的浆液就有这难闻的气味。

他就像是与一具已经腐烂了的尸体同在，而这里又不是那么通风的。

司马洛极力忍着那要呕吐的感觉，把那盏灯拿起来，修理好了。这灯其实是很结实的，并不是那么容易坏，刚才给那另一只怪物一阵石头掷过来，灯泡歪了，所以就不亮而已；现在他把灯泡扶正，便又亮起来了。

他把眼罩托起了，用灯照照这只给他用枪射中的怪物，就大约可以看清楚它真正的颜色。

这时，那怪物已不动了，只是地上留下了一大滩腥臭无比的脓血。

司马洛低声咒骂起来。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？

他再拿起他那只仪器探测一下，这时却可以探测到相当强烈的辐射性，这乃是来自那滩浓血的。

他不明白为什么会如此？

他走远一些，再向周围探一探，又没有什么了。

他正要把那仪器收起来时，其上的指针却忽然跳动起来，显出有一个方向是有很强的辐射性。

这个方向就是第一只怪物逃走了的方向。

司马洛皱着眉头看着。

忽然之间，指针又停止跳动了，辐射性又没有了。

这又使司马洛甚为迷惑，有就是有，没有就是没有，辐射性这回事应该不会忽来忽去的。

但也许是那只怪物放出来的，而那只怪物现在已经走得很远了。

司马洛考虑了一阵之后，决定要对这件事查个水落石出。这是一件十分之离奇的事，现在已经超过了他对红宝石的兴趣了。然而这又未必是与那些红宝石无关的，因为那些红宝石也是有很强烈的辐射性。

司马洛把那黑光眼罩拉了下来戴好，把灯熄掉了，放在地上，就小心地向着那第一只怪物逃掉了的方向前进。

他认为没有光会好一些，有光它就不会那么轻易出现。